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18年度项目

四川宋瓷博物馆 编

胡传淮 陈名扬 主编

何瀛中 顾问

遂宁历史名人年谱

李宝山敬书

李宝山 胡瑶 胡云柯 副主编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主编简介



胡传淮，四川蓬溪人，1964年生，文学学士。曾任蓬溪县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主任。致力

于巴蜀文化与遂宁历史的研究。出版《张问陶年谱》《张问陶资料汇编》（合编）、《张问陶研究文集》《张鹏翮研究》《王灼集校辑》（合编）、《诗书画大家吕潜》（合编）、《榜眼李仙根》（合编）、《遂宁历史名人研究》《遂宁风雅》《涪上胜谭：巴蜀文化与文献论集》《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等专著7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文史随笔300余篇，共计800余万言。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十余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陈名扬，四川遂宁人，199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宁波大学历史学硕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学士。曾任职于中国港口博物馆学术研究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物管理处。主要从事古典文献、

中国近现代史及四川历史文化研究。

副主编简介



李宝山，四川射洪人，1993年生，绵阳师范学院历史学学士，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参与主编《遂宁风雅》一书，在《红楼梦学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胡适研究通讯》《张问陶研究文集》《文化遂宁》《红楼梦研究》《微语红楼》等刊物文集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发表有多篇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



胡瑶，四川泸州人，1992年生，斋号绛云草堂。2007年赴北京师从单国强、金运昌、郭文林、丘挺诸先生，从事古代书画鉴定及书画史论的学习与研究。近年致力于清代皇室书画与张问陶书画的整理研究，发表论文有《博尔都疑年及交游考》《永璿的交游及书画鉴藏》等，主编出版了《清风徐来：绛云草堂藏清代扇面集》，深受各界好评。



胡云柯，四川蓬溪人，1989年生。大学中文系毕业。供职于四川省蓬溪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参加编辑出版了《南明宰相吕大器》《诗书画大家吕潜》《榜眼李仙根》《遂宁风雅》等书籍；发表作品数十篇，深受好评。



前 言	001
-----------	-----

陈子昂年谱新编	003
---------------	-----

谢端年谱	020
------------	-----

席书年谱	034
------------	-----

吕大器年谱	057
-------------	-----

李实年谱简编	083
--------------	-----

吕潜年谱	090
------------	-----

李仙根年谱	120
-------------	-----

张鹏翻年谱	150
-------------	-----

张问安年谱	202
-------------	-----

张问陶书画年谱	226
---------------	-----

附录：遂宁古代著述考录	265
-------------------	-----

后 记	346
-----------	-----

前 言

蜀中遂宁，江山富郡，文物名邦。西接成都，东连巴渝，中全川而名海内；山原肥沃，士女仁孝，冠西州而闻八荒。别号武信，唐宋军国之巨藩，铃辖梓夔兵甲；又称斗城，北斗映射之雄镇，嗣承坤维诗书。

吾侪尝走四方，或问：“君家西蜀遂宁，风物人文云何？”答曰：“若论风物人文，则有书台、金华，正学名山；卧龙、灵泉，释教圣地；长乐、高峰，道家洞天。圣莲一岛，横卧涪江；山水洲城，绝胜江南。太白、少陵，往还涪上；濂溪、伊川，交游小溪。峭清浑融之地，异人异书之所。忠壮常闻于耆旧，遗烈仍传乎今朝。”

秀美河山，常钟清淑之气；富丽人文，岂阙经济之才？吾遂先正，若伯玉先生陈子昂、明觉大师重显、伯成先生傅耆、颐堂先生王灼、北涧禅师居简、杞斋先生谢端、青城先生王璲、文襄公席书、蕨山先生黄珂、杨状元妻黄娥、中川先生陈讲、方洲先生杨名、文肃公吕大器、半隐先生吕潜、贞文先生李实、南津先生李仙根、文端公张鹏翮、船山先生张问陶，皆羽翼中华，著书立说，垂范后世，从祀贤祠。上居庙堂之高，下处江湖之远，吾遂先正，挺生其中，以至诚之信念，求是之学风，经国济世两千余年。

呜呼！士风之不振也久矣。一郡之文学兴，则一郡之史学必兴以名之；一郡之思想兴，则一郡之史学必兴以鉴之。区域史学者，纪乡国之政治经济、人文风俗也。遂郡代有治学之风，然揆诸今日，同人倍感吾遂文史研究之薄弱，上古遗韵难寻，唐宋流风殆歇。吾郡历史既久，人文既隆，凡属郡人，莫不向风。岂容史学之阙略耶！若文献失徵，史实失考，憾莫大焉！吾遂诸先正虽远在九原，亦

捶胸顿足，恨后学不可以继兴文脉也。

今逢神州盛世，崇礼儒雅，摭实去华，天下之学，翕然兴起。虽顽懦之徒，敢不奋发耶？吾等同志，私淑圣贤，慨当以慷，忧思不忘，聚合群力，摒除艰难，以次撰成年谱十篇，辑为《遂宁历史名人年谱》一册。年谱者，崇名贤、立师范、明事功、辨道德者也。斯编在手，读者诸君，若能崇立明辨，怀古通今，处则抗心希古，出则运筹帷幄，敢为人先，大兴人文，以此带动全国，诵诗书，崇道德，讲礼仪，行仁义，风雅潜入万户，则吾侪庶几无愧也已！

时维己亥仲春朔旦芝溪胡传准、小溪陈名扬谨识

陈子昂年谱新编

李宝山

陈子昂（659—700），初唐著名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市）人。唐睿宗文明元年（684）进士，官至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他论诗标榜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绮靡文风；其诗以清新的语言，丰富的感情，爽朗刚健的风格，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被李白、杜甫誉为“麟凤”“雄才”，被王适奉为“海内文宗”（卢藏用《陈氏别传》），元人方回更是称其为“唐之诗祖”（《瀛奎律髓》卷一）。其组诗《感遇》三十八首，与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并为初唐诗坛双子星座，“缠绵超旷，各有独至”（刘熙载《艺概》卷二）；其《登幽州台歌》，则因入选《唐诗三百首》和中小学教材而广为传颂。有《陈子昂集》十卷传世，《旧唐书》《新唐书》有传。

其十世祖陈祗，字奉宗，汝南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人，仕于蜀汉政权，历任选曹郎、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卒于景耀元年（258），谥曰忠侯，长子陈粲为关内侯，次子陈裕为黄门侍郎。（《三国志》卷三十九）其后蜀为晋所灭，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与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四姓宗之，世为郡长。南朝末年，六世祖陈太乐为本郡司马。陈太乐生陈方庆。陈方庆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法，隐于郡武东山。陈方庆生陈汤。陈汤仕郡为主簿，遇梁季丧乱，避世不仕。陈汤生陈广迥、陈通，陈通生陈辩。陈辩少习儒学，以豪英刚烈著闻，名节为州国所服。陈辩生陈元敬、陈元爽。陈元敬瑰玮倜傥，二十岁即以豪侠闻名，遇家乡饥荒，一日散尽万钟之粟而不求回

报。二十二岁以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因忧艰不仕。当地聚讼案件，百姓相信陈元敬的说法而不取州郡之命。后隐居山林，玄图天象，无所不达。圣历二年（699）卒于家，年七十四岁。陈元敬生陈子昂。（陈子昂《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堂弟孜墓志铭并序》）

学者们为陈子昂所编的年谱现有五种：一为罗庸《陈子昂年谱》，1935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单行本，且被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子昂集》等多种书籍列为附录，影响广泛；二为彭庆生《陈子昂年谱》，附录于彭氏所著《陈子昂诗注》《陈子昂集校注》两书之后；三为徐文茂《陈子昂年谱》，是徐氏所著《陈子昂论考》一书的第一章，也是该书主要组成部分；四为张仁康《陈子昂年谱简编》，2015年发表于《射洪文史》第21辑，最为简明；五为吴因易《陈子昂年谱》，附录于吴氏所著《唐之诗祖：陈子昂传》一书之后，系剪刀糍糊之作，不值一观。五种年谱诗文事迹之编年，互有参差，皆因关于陈子昂之材料既少且碎，欲按年排出其生平大略，难免捉襟见肘。

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在1938年“入滇之始，就《伯玉集》中僻事作考证十余纸，拟备年谱底稿”，后来知道罗庸已于1935年发表了《陈子昂年谱》，“遂辍初意”（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岑氏这种“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顾炎武《日知录》）的创新精神固然值得学习，但正如冯其庸所言“不怕晚，只怕浅”（刘梦溪《七十述学》），能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企待“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或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也未为不可。因此编撰《陈子昂年谱新编》，对于前人已说清楚的问题，则承袭之；前人未说清楚的问题，则补充之；前人误解误考的问题，则更正之。

显庆四年（659）己未 一岁

陈子昂生。

据徐文茂《陈子昂生卒年考》，陈氏卒于武则天圣历三年（700）一至五月间，按卢藏用《陈氏别传》（《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八）和赵儋《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二，后文简称《陈公旌德碑》）的记载，陈子昂享年四十二岁，则可推知陈子昂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

龙朔二年（662）壬戌 四岁

卢藏用约生于本年或前后（《旧唐书·卢藏用传》：“开元初，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余。”由此可逆推）。卢藏用是陈子昂生前好友，在陈子昂去世后，编辑《陈子昂集》，撰写《陈氏别传》，陈子昂诗文、生平事迹均赖此以传。

咸亨二年（670）辛未 十二岁

是年冬，王勃在长安参选，撰《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文渊阁本《王子安集》卷八）

咸亨四年（673）癸酉 十五岁

郭震登进士第（《登科记考》卷二）。郭震曾任通泉（今属四川省射洪县）尉，与陈子昂有交。陈子昂有《馆陶郭公姬薛氏墓志铭》。杜甫《陈拾遗故宅》亦曰：“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文渊阁本《杜诗详注》卷十一）

上元三年、仪凤元年（676）丙子 十八岁

始于金华山专精读书。

卢藏用《陈氏别传》：“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新唐书·陈子昂传》：“子昂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它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饰。”辛文房《唐才子传》：“初，年十八时，未知书，以富家子，任侠尚气弋博。后入乡校感悔，即于州东南金华山观读书，痛自修饰，精穷坟典，耽爱黄、老、易象。”陈子昂《谏政理书》：“窃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

今金华山有陈子昂读书台遗迹（现为玉皇阁）、清代重修的陈子昂读书台。陈子昂读书台已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仪凤四年、调露元年（679）己卯 二十一岁

始入咸京，游太学。

卢藏用《陈氏别传》：“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太学，历抵群公，都邑靡然属目矣。由是为远近所称，籍甚。”

唐人李伉《独异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载子昂重价买琴然后碎琴之故事，开篇云“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文末云“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与事实年次抵牾，稗官家言，未足为据。

编年诗：《春夜别友人》《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入东阳峡与李明府船前后不相及》《江上暂别萧四刘三旋欣接遇》《白帝城怀古》《度荆门望楚》《岷山怀古》《酬田逸人见寻不遇题隐居里壁》。

调露二年、永隆元年（680）庚辰 二十二岁

居东都，历抵群公。三月三日，参加王明府（名不详）举办之宴饮并赋诗。

《全唐诗》载陈子昂《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一诗，诗云“群公禊饮，于洛之滨”，可证其作于东都。又据《全唐诗》卷七十二孙慎行序此宴云：“调露二年，暮春三日，同集于王令公之林亭，交申契也。”可知陈子昂此诗作于本年三月三日。此诗传世本《陈子昂集》失载，罗庸撰《陈子昂年谱》时未见，其谱记陈子昂本年二十岁仍在蜀中，则陈氏无法参加此次宴会，罗谱显误。（参见彭庆生《陈子昂年谱》）

编年诗：《上元夜效小庾体》《晦日宴高氏林亭并序》《晦日重宴高氏林亭》《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

编年文：《金门钱东平序》。

永隆二年、开耀元年（681）辛巳 二十三岁

仍游太学。闰七月后将其文章上呈中书令薛元超。

陈子昂《上薛令文章启》，罗庸《陈子昂年谱》以为“薛令”为薛姓县令，误；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以为“薛令”指中书令薛元超，是。启云：“以小人之浅才，承令君之嘉惠。”可知此启上于陈子昂未应试之时。两年来参加各种宴会以及向薛元超上启，均是“历抵群公”之举。

编年诗：《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题田洗马游岩桔槔》。

编年文：《上薛令文章启》《钱陈少府从军序》。

开耀二年、永淳元年（682）壬午 二十四岁

居东都，应试不第，秋辞别师友，经长安归里。

陈子昂《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别馆分周国，归骖入汉京。地连函谷塞，川接广阳城。”可知其为从东都返长安而后归里。《送梁李二明府》：“复此穷秋日，芳樽别故人。”可知归里时在秋天。

编年诗：《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落第西还别魏四懔》《送梁李二明府》《晚次乐乡县》《宿空舂峡青树村浦》《宿襄河驿浦》《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

永淳二年、弘道元年（683）癸未 二十五岁

春夏间，居蜀学神仙之术，与晖上人游。秋日出蜀入京，备来年春试。

陈子昂《晖上人房钱齐少府使入京序》曰：“永淳二年，四月孟夏……粤以丙丁之日，次于晖公别舍，盖言离也。”可知陈子昂于本年春夏间与晖上人有交。据牛希济《贡士论》（《全唐文》卷八百四十六）云：“国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贡士于京师，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凡例云：“其应举者，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书省。”可知陈子昂离家必在十月之前。

是年十二月，唐高宗崩于洛阳。

编年诗：《春日登金华观》《山水粉图》《酬晖上人夏日林泉见赠》《感遇（其一）》《感遇（其十一）》《秋日遇荆州府崔兵曹使讌并序》《合州津口别舍弟至东阳步趋不及眷然有怀作以示之》。

编年文：《晖上人房钱齐少府使入京府序》。

嗣圣元年、文明元年、光宅元年（684）甲申 二十六岁

游东都，举进士，对策高第，上《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得武后赏识。九月或之后，擢麟台正字。

卢藏用《陈氏别传》：“以进士对策高第。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时皇上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曜。拜麟台正字。’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迹。”赵儋《陈公旌德碑》：“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于乾陵，公乃献书阙下。天后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金华殿，因言王霸大略，君臣明道。拜麟台正字。由是海内词人，靡然向风，乃谓司马相如、杨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新唐书·陈子昂传》：“文明初，举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

长安。”可知陈子昂中举在本年。

徐文茂《陈子昂年谱》认为“子昂是年及第之举属是，仅《赵碑》云‘年二十四’属误”，二十四当作二十六。按四、六两字混讹，不太常见，但也不无可能，如清人于鬯《香草校书》卷二十论《周礼》“府四人”说：“四当作六。”盖因篆文四、六二字形近；而实际上楷书四、六二字，只是有无“口”的区别，因此也存在讹误的可能。另外，赵儋《陈公旌德碑》本身就有可疑之处（参见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二十四”出于赵儋误记，也不无可能。各种年谱在编排陈子昂资料时，均或多或少地有矛盾之处，似只有将赵儋“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认定为“年二十六，文明元年进士”，才能通过最小的改动，将材料之间的矛盾最小化。

辛文房《唐才子传》载陈子昂为开耀二年（682）许且榜进士，徐松《登科记考》依从此说，并作辨析云：“《唐才子传》：‘陈子昂字伯玉，梓州人。开耀二年许且榜进士。’按《永乐大典》引《潼川志》：‘陈子昂文明初举进士。’又赵儋《故拾遗陈公旌德之碑》亦云子昂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与《才子传》异。考碑言射策高第在高宗崩之前，当以《才子传》为是。”岑仲勉反驳曰：“‘其年’是专指灵驾入京事，‘高宗崩’一句，系灵驾句之引起，旧史常见此等叙法（参拙著《唐史余沈》），非谓高宗文明元年乃崩，徐氏不善会其意也。”岑氏所言甚是，辛文房、徐松所言则误。

唐高宗崩于上年十二月，葬于本年八月（《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则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当作于其间；又此书开篇曰“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陈子昂谨顿首冒死献书阙下”，是未授官前所作。《谏政理书》开篇亦曰“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陈子昂，谨冒死稽首再拜献书阙下”，又有云：“幸得游京师，睹皇化，亲逢大圣之诏布于天下，问于贤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调元气？’”则《谏政理书》亦作于未授官前。《新唐书·陈子昂传》所载“垂拱初，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子昂因是劝后兴明堂太学。即上言”，将《谏政理书》系于垂拱年间，误。

关于陈子昂始授官名，徐文茂《陈子昂年谱》认为应是秘书正字。徐氏所据为《全唐文》卷二一四陈子昂《麈尾赋》：“甲申岁，天子在洛阳，时余始解褐，与秘书省正字。”又《旧唐书·职官志》：“垂拱元年二月，改……秘书省为麟台……”故徐氏认为本年称“秘书正字”为妥。徐氏之说误。按《陈子昂集》各种版本《麈尾赋》此处均为“守麟台正字”，此其一；卢藏用《陈氏别传》、赵儋《陈公旌德碑》均直言陈子昂“拜麟台正字”，此其二；《唐会要》卷六十五论“秘书省”谓其“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麟台”，与《旧唐书》不

合，此其三；《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胡三省注“光宅改秘书省为麟台”，与《唐会要》合而与《旧唐书》龃龉，此其四；《新唐书·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谓武后大改官名在本年九月，又与《唐会要》《资治通鉴》胡注合，此其五。据此五点，则知《旧唐书》所载不足凭信，麟台之名应始于本年九月，而陈子昂授官九月或之后。

编年诗：《答洛阳主人》。

编年文：《谏灵驾入京书》《谏理政书》《麈尾赋并序》。

武后垂拱元年（685）乙酉 二十七岁

居东都，守麟台正字。十一月十六日，武后召见，赐笔札中书省，令条上利害，对出使、牧宰、人机三事。

《新唐书·陈子昂传》：“后召见，赐笔札中书省，令条上利害，子昂对三事。”《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元年（685）“冬十一月……麟台正字射洪陈子昂上疏……”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事三条》，分题《出使》《牧宰》《人机》，其末云：“臣本下愚，未知大体。今月十六日，特奉恩敕，赐臣纸笔，遣于中书言天下利害。”可知《上军国利害事三条》上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

编年文：《上军国利害事三条》。

垂拱二年（686）丙戌 二十八岁

居东都，守麟台正字。春，从左补阙乔知之护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军，北征金徽州都督仆固始。四月，次张掖河。五月，次同城。七月，独南旋。八月，至张掖。九月，归长安，上书论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

陈子昂《观〈荆玉篇〉》序曰：“丙戌岁，余从左补阙乔公北征。夏四月，军幕次于张掖河。”《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云：“臣伏见今年五月敕，以同城权置安北府。”《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曰：“龙集丙戌……金徽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天子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自居延海入以讨之，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夏五月，师舍于同城，方绝大漠，以临瀚海。”可知陈子昂于本年从乔知之北征，四月次张掖河，五月次同城，归后作《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而《资治通鉴》卷二〇三所载“垂拱元年……六月……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将此事系于垂拱元年六月，显然有误。

陈子昂《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诗曰：“孟秋首归路，仲月

旅边亭。”《全唐诗》卷八十一载乔知之《拟古赠陈子昂》诗亦曰：“孟秋七月时，相送出外郊。”可知陈子昂于本年七月先归。

编年诗：《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题赠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观〈荆玉篇〉并序》《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已》《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感遇（其三）》《感遇（其三十五）》《感遇（其三十七）》。

编年文：《吊塞上翁文》《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为人陈情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藩边州安危事三条》《为苏令本与岑内史启》。

垂拱三年（687）丁亥 二十九岁

居东都，守麟台正字。冬，上《谏雅州讨生羌书》。

《新唐书·陈子昂传》：“后方谋开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袭吐蕃。子昂上书，以七验谏止之曰……”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开篇云：“将仕郎守麟台正字臣陈子昂昧死上言……”《感遇》诗第二十九首：“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正咏此事，则开蜀剪羌，事在本年。《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将此事系于垂拱四年，显误。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三垂拱三年（687）条，记载了陈伯玉中状元，徐氏并注明其依据为《玉芝堂谈荟》。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指出：“余意此特《谈荟》误考子昂是年登第，又不书其名而书其字耳。《续酉阳杂俎》五大历时虽有同姓名之陈子昂，但《谈荟》而外，别无征信，《记考》此条，断应删却。”岑氏似为最早辨析陈子昂中状元一事的学者，他谨守史学考证“孤证不立”的原则，认为此说是“误考”“别无征信”“断应删却”，识力尤为可贵。后徐文茂《陈子昂年谱》亦明确指出，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谏用刑书》中均自称“将侍郎守……”，将侍郎乃“文散官”，属“从九品下阶”；《旧唐书·职官志》云“进士、明法出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则陈子昂系乙科进士，当与状元无缘。另据李林甫《唐六典》卷十谓麟台正字亦属“正第九品下”，可以佐证徐文茂的说法。但岑、徐二氏均未找到此说的源头，则甚可惜。复核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其卷二云：“唐宋以来，状元科第姓名可考者……垂拱三年，状元陈伯玉。”该书虽然“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然其“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引昔人文辞，每不标明某书”（陆以湉《冷庐杂识》），终究只能算中下水平的类书，其所记载未必可靠。尽管《玉芝堂谈荟》“垂拱三年，状元陈伯玉”的说法未注明来源，然得益于大数据时代资料检索的便利，笔者发现此说最早来源

实为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杨慎《绝句衍义》：“蜀士在唐居首选者九人：武后垂拱三年，射洪陈伯玉；玄宗开元四年，内江范金卿；德宗贞元七年，阆州尹枢；宪宗元和八年，枢弟尹极；文宗太和五年，夔州李远；八年，成都李余；昭宗龙纪元年，巴州张曙；大中七年，绵州于瓌。”论学术地位与成就，杨慎自然比徐应秋、徐松高出一头，但问题在于杨慎的学术品格历来受人诟病，比如梁启超就指出：“杨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又如杨慎，生平喜欢吹渊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书。本来一个人讲学，只问见地之有无，不问学识之博否，但杨老先生则不然，专以博学为贵。《太平御览》是中国很大的一部类书，根据《修文御览》而出。《修文御览》早佚，杨老先生偏说他曾看见过。后来的人因为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所以对于他所说所写的，都不十分相信。”（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此事而论，其列举的八人之中，只有三人有史可征，其余五人的状元头衔均无明确记载。就陈子昂而言，他自己对自己的“状元”身份未置一词，他的好友卢藏用为其写传时也只说他“以进士对策高第”，至于后来的各种正史乃至《独异记》《唐才子传》等笔记小说都不言其中状元一事。陈子昂是“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如果他能在垂拱三年（687）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就中状元的话，这无疑是一个宣扬陈子昂聪颖的绝佳标签，为什么他朋友为其写的传记中、以搜奇猎异为能的《独异记》《唐才子传》等笔记小说、新旧唐书等官方记载，都对“状元”绝口不提呢？陈子昂根本没有中状元，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他的状元头衔，多系杨慎为了“矜夸蜀中人士”而捏造，不足凭信。

编年诗：《感遇（其二十九）》。

编年文：《谏雅州讨生羌书》。

垂拱四年（688）戊子 三十岁

居东都，守麟台正字。上《谏用刑书》《谏曹仁师出军书》。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二年……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匱……听投表疏……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太后不听。”这里的垂拱二年三月戊申，是指“铸铜为匱”之事发生的时间，陈子昂《谏用刑书》系于其后，乃是编者因事而系，而非因时而系。据《谏用刑书》云：“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究，百无一实。”可知上书之日，告密业已多时，书中又有“曩属北胡侵塞，西戎寇边，兵革相屠，向历十载”之语，突厥反唐，事在调露元年（679），距本年正好十年。故《谏用刑书》上于本年无疑，罗庸《陈子